

老颜跟我说,他们全家都被隔离了,时间是14天。这是6月10日的事。我的天,全家隔离?这是怎么搞的?

其实看时间,谁都猜到了,这是北京三里屯天堂酒吧新冠感染的连带影响。问题是虽说三里屯确实离我们这边不远,至少也有几公里的距离,怎么也不至于一下就牵连到他们楼了啊。一问之下,才知道,他们这个楼的18层出了确诊病例,几个年轻人,前些天确曾到过天堂酒吧。这下就麻烦了,几个人立马被转运了。紧接着社区的人就大喇叭宣布,这个楼被封控了。老颜曾经带着他的边牧大狗安贝儿下楼,结果被楼下传达室的值班人员告知:咱楼上18层的一户四个人都发烧了,已经去医院检查了,如果确定是新冠阳性,咱整个楼就都得封了。老颜一听,好家伙,四个人都发烧了,这还有跑?得,回家老实待着吧。结果到晚上十点,社

写作的动机往往因为感觉强烈,有表达冲动,可光有冲动显然是不够的。写作不等于文学,写作与文学之间还有很长的距离,这里起码需要一个契机,那就是足够的阅读经验。阅读是了解文学、体验文学的重要途径,阅读可以帮助作者建立文学空间感,了解叙述的特性,尤其对经典作品的阅读是走进文学的重要途径。说到阅读,每个人的阅读经历都是偶然的,就像爱情经历是偶然的一样。我的童年成长有些惭愧,每次

## 读马随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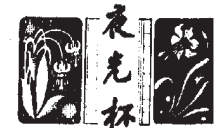
陈九

一点点缩小,最后变成小蚂蚁,人世间的顷刻因隔绝而遥远。这种状态久久彷徨,我会几天不说话,独自坐在水泥地上看书,屁股下凉凉的感觉像要抽光我的阳气,后来无论得什么病,比如脚气,一概说我“肾虚”,我的肾虚与生俱来。这时安慰我的唯有读书,读书可以让我自诩不凡,以此对冲抬不起头的自卑感。

小学生读书肯定瞎读。家里书架分两大块,继父那块学术的多,母亲这块翻译小说多。刚开始分不清,摸到哪本算哪本,最后落实下来还是喜欢文学作品。母亲问,能看懂吗?就借来一些少儿版给我,比如《莎士比亚故事集》《伊索寓言》,《希腊童话故事集》,还有人大历史系为干部编的“中国历史丛书”,都是我的读物。憋不住了就出去打架,挨了骂便回家读书,读书成为我熬过孤独的“可卡因”,我很怀疑自己小时候读大部头书的孩会有某种心理障碍,因为过早读大部头有可能是“反童年”的,有不少这样的先例。

最疯狂读书是在十几二十几岁。那时我当铁道兵修铁路,本想一路高调挺进主流社会,后发现亲爹的“政治问题”太敏感,搞不好暴雷,只得夹起尾巴做人,宁愿躲进炊事班喂猪,尽量不与周边过话。没法子,故伎重演,我寻找一切可读之物来平衡自己,推土机说明书,理论文献,还有不择手段弄到的中外名著,都不放过。有个室友老爱撕一本书上茅房,都没头没尾了。我一看是谈“竹林七贤”

的,就花钱买手纸跟他换。几天后他非要换回去,说太薄还抠破,我才不换呢。这时读书开始有感觉了,联系自身了,阅读渐为我打开一片蓝天,叙述的诗意与美感,那些情感概念和逻辑纠缠,让我产生强烈的表达欲望,如果食欲是天生的,那么表达欲就是启蒙出来的,阅读未必直接导致文学创作,唤醒的表达欲和人文精神才是硬道理,表达欲是一切艺术创作的源泉。



## 特别的体验

吴霜

区在居民群里发出指令:全楼一百多户居民全部进入隔离期,18楼的四个年轻人几天前去过天堂酒吧喝酒,全部被感染。今晚10点钟开始全楼进入封控状态。深夜一点左右,有人敲门了。打开门一看,几位身穿防护服的工作人员上门测核酸测抗原来了,全家四口人又赶紧揉揉眼睛起来接受查验。工作人员走后,又睡不着了,开始继续探讨研究后面这十四天该怎么过。

老颜家的楼距离我住的这片小区只有一条马路之隔,他们被封,对于我们这边来说果然有一点兔死狐悲之感,同时更多的是庆幸我们这边没有被传染上。第二天就看到社区发布的北京市疫情管控区域的布控图,老颜家的那栋楼赫然在列。我不禁为他们后面这些天的生活有些担忧,吃饭买菜可怎么解

决?老颜告诉我,第二天社区就开始了紧张有序的服务安排。他们收到了社区送来的蔬菜包,茄子洋白菜扁豆茭菜花大葱生姜……应有尽有,且两天就送一次,弄得他们感动之余还有点发蒙,菜有点多,吃不过来呀!加之同事朋友都知道他家被封了,不停地给他们送吃的,送肉送排骨还有牛羊肉,要什么有什么,说是“怕老颜他们一家子这一封楼没吃没喝给饿瘦了可咋办”,老颜给我发微信说,他怎么觉得有点像“发财”的感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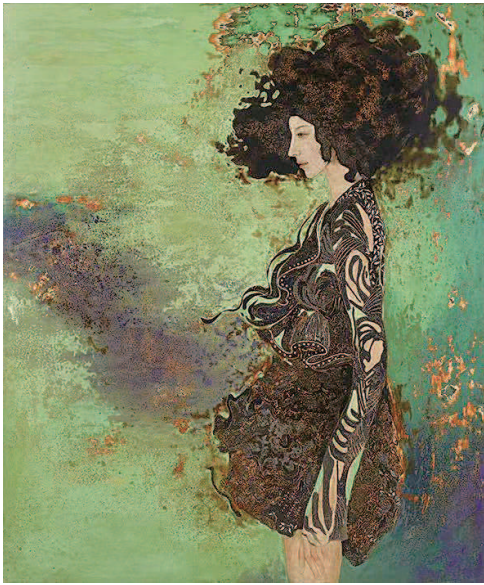
别以为朋友送的菜可以直接送到他们手上,那是不可能的。楼门前的空地上早就在第一时间搭起了一个棚子,堵在院子的大门外,棚子有人日夜看管,棚子里安放了一个多层铁架子,有人来给住户发送的东西都先安置在架子上,然后再由专人在每天的特定时间一家家按门牌号送上去。老颜说,那些天他都觉得自己成了地主老财了,什么都不用操心,天天在家等着人给送吃送喝,心里真有老大的过意不去,想着等封控过去以后可怎么回报人家啊?挠着头皮觉得这还真是个麻烦事。

你说这个什么天堂酒吧天堂超市是个什么物什儿啊?我就住在距离三里屯不远的这个地方,却从未到过这个酒吧,三里屯一带确实是酒吧林立,很多好地方,是个引领北京时尚超前的打卡地,但我一向不喜欢去酒吧那类地方。可能不少现在的年轻人认为那种灯红酒绿之地可以使忙碌奋斗一天的人有暂时的放松吧?据说那里设在地下室,没有窗户,人员拥挤嘈杂。记得当时北京刚刚发出了各类餐厅饭馆可以解封营业了,结果人们都踊跃外出,尤其大批年轻人到酒吧去闹通宵。谁知埋下新一轮疫情的祸根。

可老颜一家子招谁惹谁了?他们夫妇连带儿子媳妇外加一条五十斤重的大狗狗,一块都给封在两居室的家理了。我问他这些天怎么过的,汇报我聆听。结果他发我一条长长的微信,从早上起床到晚上

刚开始,不断下泻的面粉在地上堆成小山,几次埋到了大腿边。整个车间白茫茫的像林海雪原。看着管道里源源不断吐出来的面粉,我手忙脚乱绝望得泪流满面。幸亏其他车间的年轻人七手八脚帮我处理好地震一样的现场。几周后,我的打包技术很娴熟了,知道运用杠杆原理、统筹方法等,速度和质量竟然超过了那些临时工。

一个月朗星稀的夜晚,小伙伴们悄悄装了几大畚箕精白粉、富强粉包饺子,集体宿舍的门板也拆卸下来。煤油炉上炖的钢精锅咕隆咕隆烧着开水,馅有大白菜、芹菜、韭菜拌猪肉,两大门板上铺着一溜溜白白的饺子。饺子过酒,越喝越有。十几个人拿着盛饺子的搪瓷碗跑到后山上,敲碗打碟弹吉他,纵情唱着《莫斯科郊外的晚上》。



觅 (漆画) 关雨琦

上睡觉中间的起居活动统统捋了一遍,我一眼看下来,发现基本一天没干别的,尽是吃了,早餐之后又吃小吃,中午一顿大餐,下午又是下午茶点,晚饭做大做特做之后,再到十点多钟还得来点儿夜宵。我都看傻了,这一天除了吃还是吃啊!“没有啊,我们还看电视刷打扑克给狗狗洗澡训练它不下楼在厕所里拉撒,我们一点没闲着忙着呐!”我心里说,倒真是没闲着,看看解封之后你们四口人每人得增多少体重?

老颜说,这14天以来,他们每天做核酸检测,隔天还要做一次抗原检查。十天之后,封控改成了管控,可带着大狗下楼在楼下的小院子里遛一会儿,这中间我还去过他们

## 星星在那里

周热

那么近。我故乡的事情也是,在与它朝夕相处的日子里,我从未觉得我最好的去处就在此地。我对你,也大致如此。

星星在头顶,抹黑赶路的时候我最心安,因为我知道它们在那里。我不是说,凡事失去之后才会被发觉,或者说,只有失去才能真正拥有。甚至也不是泛泛而谈:走进最近的事物,需要绕道天边;良医救了一万个患者,才能自救;佛陀爱世人,才会爱我们。我想说的是:这方寸间的天涯,有人迟迟在路上,有人却瞬间抵达,但内里的艰辛,不多不少。

当年你拥我入怀,此刻我才涕泗滂沱。

第二天,厂长把我们叫过去,虎着脸狠狠训斥了一番,倒也没有为难我们。估计他年轻时候也曾到山上唱过《喀秋莎》。

打包的日子干了一年多,我的两只手像板刷一样可以洗鞋子了,身板、腰、胳膊练得像武当山下来的。三班倒的日子,并没有让我

不开心。冬天下雪的时候,从车间里望出去,外面白雪飘飘,里面面粉哗哗,倒也应景。我在车间里大声唱:“天地一笼统,井上黑窟窿。黄狗身上白,白狗身上肿。”无数个漫漫冬夜,一个全身都是面粉的女孩子,躺在麦子堆里看书、睡觉,遥望未来。

没多久,县里的党报第一次公开招考五名记者,过五关斩六将,我以第一名的成绩考了进去。做了记者后,领会

邱仙萍

半夜醒来。突然,感觉到一阵浓烈的香气以排山倒海之势猛烈撞击我的肺部。如果在海边,那就是令人头晕目眩的海啸。我想咳嗽,但这种香气硬生生把我的咳嗽给压制了回去。

窒息的感觉。我诧异,不知道是太太还是女儿给房间喷洒了香水吗?或者是她们两个人的房间,其中一个洒了香水?我们三个人一人一间,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立的空间和自由。

我在太太的门口嗅了嗅;我在女儿的门口闻了闻,奇怪,这种香气不是她们房间里传出来的。

这是什么香味?米兰,九里香,茉莉,桂花,这些芳香植物在它的面前,简直就像小儿科,不值一提。

我在屋子里四处找寻。终于,找到了香气的源头。那是在墙角,一棵比大拇指粗不了多少的巴西木散发出来的。

巴西木开花了。我还没有从浓烈的香气带给我的惊喜中缓过劲儿来,猛地,又一个浪头向我砸来。我喜欢大海,喜欢在大海里游泳,这香气这花开放让我又找到了体验大海的感觉。两个都是我人生的第一次体验。我无法用更确切的语言来描绘这种香气了,只感觉到自己要被熏晕过去一样。如果说别的花的香气像小米汤的话,那么巴西木的花儿的香气就像是黏黏糊糊的面糊糊了。浓度,黏度,厚度,重度,都远远地超过了别的花的香气。

巴西木的花朵是从巴西木的顶端冒出来的。这棵巴西木比我的个子稍微矮一点点,一米七左右吧,除去花盆里垫的土,净最高一米七。不粗,像大拇指一样。从顶端抽出的花茎,可能是由于重量的缘故吧,它几乎全部是倾斜的,其形状很像清朝官员们帽子上的顶戴花翎。巴西木的花朵小小的,比桂花大不了多少,乳白色,略微泛黄。可能是在墙角的缘故,其色并不是黄绿色的。穗状花序。

当我转向另一个墙角时,我发现另一盆巴西木也开花了。这盆巴西木上的花朵是竖挺的,亭亭玉立。我的心里也像开花了一样,幸福感、快感,像大海的微波一样,一波一波向我涌来。不过,这盆巴西木是由三棵组成的,每根巴西木都像胳膊一样粗。前面单独的一棵,是没有母体的,像是单独种植的一样。而这三棵母体的巴西木上高高低低长出了好几株,它们的粗细都差不多。

通过几天的观察,我发现巴西木只在夜间开花。白天时,它们就闭合了,花苞犹如大米粒那么大。而香气,淡到近乎无的程度。我科普了一下巴西木,才知道它需要养十年之后才会开花。我这两盆,养了多少年呢?很好笑,我不知道。因为这两盆巴西木是我捡来的,就像爱心人士收养流浪猫流浪狗一样,我喜欢收养植物。这两盆巴西木当初都是奄奄一息,连我自己都觉得养不活了,但我不死心,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就把这两盆巴西木从垃圾桶旁边抱了回来。

没想到,它们竟然活了。而且,越活越葱茏。夜半香来。巴西木是悄悄地向她报恩的吧。我那么想着,心里暖暖的,美滋滋的。

伏天吟  
王养浩  
一  
未见连日雨,苍天三伏予。湖边垂柳闻鸟语,廊桥老友遇。回首当年川渝,巴山夜雨,品茗欢愉。  
二  
日当午,热风漫天舞。翠鸟纷飞绕碧湖,大白忙碌换汗服。昼夜擒妖无。  
三  
举目晨曦临,飞鸟枝头鸣。万亩稻香笑盈盈,丰收甜于心。绿苑曲径浓荫,几只蜻蜓,轻声叮叮。

到毕业生去基层锻炼的好处了,熬得了夜,跑得了路,上得了山赶野猪、下得了河捉鱼鳖。报社每周三晚上开谈版例会,有一天老总给我打电话,说怎么还不来呢。我说今天我来了不得请假,正在医院里死去活来生孩子哪。老总一听马上说:“好的,好的,那你好好生吧,今天你就不要来开会了。”

毕业时,老师说:“你们学的是粮食经济,农村天地大有作为。”多少年之后,还记得离开面粉厂那天的场景,我拉着行李箱和它告别,在门口回头深深鞠了一躬。这段毕业后的车间经历,简单、淳朴和善良的人际关系,弥足珍贵。它始终是暖和我心里的一抹光,在我磕磕绊绊的路途上,温情脉脉。

十日谈  
那年,我毕业了  
责编:郭影

## 夜半香来

安武林



明起请  
看一组《新  
时代,新父  
母》,责任  
编辑:郭影。